

君臣相使，返惡伏制，成丹入身，散如風雨，立能輸骨續筋，故能長生不死也。且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一陰一陽，日道亦二氣相化，萬物而生，其中闕一不可，豈去天留地，去日留月，故須金飛雄曾所成。

甚妙如不著雄曾其丹最尊至重也。

古今道田一對談吐耳謀。

自古及今，唯一味為丹，借鉛花句，伏細論其金花亦與汞等，分何妨對談不悟也。

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昭明也，我示此法，深思此經，我不敢謀於汝，其加勉力者，為昔特行任士養，今令加勉力金花黃牙之力，而成大還丹矣。

周易參同契註卷下

周易參同契發揮序

止一

參同契乃萬古丹經之祖，其辭古奧，密微，莫可測議，然亦未有真知實踐得其正傳而不能通此者也。若其論議與之相戾，而曰我自秘授焉，用此為則，亦妄人而已。昔者紫陽朱夫子，隱道於淳熙慶元間，旁通百氏，有異乎吾之說者，未嘗隨聲附和，而苟同也。乃獨愛伯陽之書，為之精研熟究，而不自以為癖。有注釋有考異，且嘗曰：邵子得於希夷，希夷源流自參同契，又曰：眼中見得了，如此但無下手處。又曰：今始得頭緒，未得其作料。孔穴及西山蔡先生編置道州，夫子送之，留寒泉精舍，相與訂正，是書而竟，少不寐，至西山卒，又得所謂策數之說，恨不得與西山講之。居無何，而夫子卒矣，是書之注，蓋行於西山既沒之後，而一時門人亦未有及此者。故不復有所詢訪，其間所未滿意者，正不無也。石湖翁君玉，吾所著發揮三篇，蓋所以補空同道士之不足，且以發明彭氏陳氏鄭氏王氏之所未發者，旁搜博取，無所不至，蓋得至

人指授，非區區訓詁者比。予老矣，鼎器頹弊，藥物耗竭，無復有所望矣。觀俞君之注，釋是書，安得不重為之太息也。巖谷之士，氣清神全，有能得是書，以印正焉，則於後天而老凋三光者，其亦庶幾矣乎。遂為書其篇首，而藉是以綴姓名於不朽云。朝請郎秘書監兼尚書左右司阮登炳七十七歲書。

自參同契成書以來，近世考亭大儒亦復注脚，今觀全陽子所著發揮，精覃思，鈎深致遠，可謂羽翼是書矣。然考亭當時猶有願為劉安雞犬之望，晚年感興之作，飄然直有往從脫屣意，豈非有得於此書，而然耶。全陽子它日功成蟬蛻，從伯陽於闕風玄圃，間必相與曰：是參同契矣。至大三年歲庚戌臘，嗣天師張與材題。

朱文公謂參同契文章極好其用字皆根據古書又謂其做得極妙極精緻遂與蔡季通相訂正而為之解註人見其解註之辭尚多闕疑而未詳遂謂文公且然寧復有詳於文公者殊不知仙家丹書皆內景法象隱語所謂口訣之祕則有師授斷非世儒訓詁之學所能意解夫文公之於是書豈文義有所未究蓋欠教外別傳一句耳今觀全陽子之發揮章剖句析發前人之所未發是得師授口訣而為之說者也其語意直截大類蕭子真

議論褻褻且多引證學者試一覽之不惟得以通此一書又可以兼明悟真翠虛諸書之旨當塗南谷子杜道堅見其發露天機略不倍惜深服其運心之普敬歎不自休遂為之序又從而為之歌曰
至道不遠兮恒在目前竊天地之機兮修成胎僊妙莫妙兮凝吾之神安以待之兮若存而綿綿黃帝求玄珠兮象罔乃得此理可心會兮非言辭之可傳虛極靜篤兮恍惚變化細縕蟠兮如煙雲之迴旋龍吟虎嘯兮鈺

乘交結依時採取兮進火烹煎劍挂南宮兮閉固神室鍊成五色石兮補自身之青天結胎片餉兮運火一年如靈雞之抱卵兮萬慮俱捐轉天根月窟之關鍵兮往來上下融融液液兮真氣周而手三田動而行之兮勿計得喪累土成層臺兮積涓流而成川機緣難偶兮時不待人下手速修兮毋待雪霜之滿顛

周易參同契發揮序

神仙還丹之道至簡至易如此○而已矣此○者何易之太極是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此乃造化之妙神之所為道之自然者也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千變萬化無往不可是故東漢魏伯陽假之以論作丹之意而就其書為周易參同契也參也者參乎此○也同也者同乎此○

也契也者契乎此○也得師傅而與此參與此同與此契是為正道反是則為泛泛無稽之言臆度不根之學旁門小法而已非吾之所謂道也夫是書所述皆寓言也以天道言則曰日月曰寒暑以地道言則曰山澤曰鉛汞以人道言則曰夫婦曰男女豈真有所謂日月寒暑山澤鉛汞夫婦男女哉無非譬喻也或言三五或言二八或言四象或言兩弦旁引曲喻名雖不同不過一陽（一陰）而已合陰陽○而言之不過一太極○而已散而成萬斂而成一渾兮開兮其無窮兮與易之造化相通此其所以為周易參同契也僕初讀是書莫省其說妄意揣度靡所不至或謂予曰子欲修丹須得神仙口訣研窮紙上語而求長生徒自勞耳而僕也篤信此書終不忍去手蓋魏公有千千萬遍神告心悟之說意者至人之言必不我欺於是憤懣研究矻矻者窮年忽一日果爾心靈自悟得其門而入自此邈流尋源則怡然理順若有神告之者然而未得師承猶弗敢遽執為是冥搜

暗索終夜忘寢信心愈篤遂感異人指示先天真一〇之大要開說後天火候之細微決破重玄洞無疑感歸而再取是書讀之則勢如剖竹迎刃而解又參以劉海蟾之還金張紫陽之悟真薛紫賢之復命陳泥丸之翠虛但見觸處皆同而無有不契者矣僕不揣凡骨孜孜於神仙之學竊亦自笑其愚多幸夙有緣合得聞斯道之秘丹之真運用蓋嘗試之丹之真景象蓋嘗見之校之仙經若合符節因觀今之學仙而不得正傳者往往偏執膠固不務理之貫通小見自足不求道之大全黨甲以伐乙袒左以攻右牽合附會妄亂穿鑿以似是而飾真非竟不究古仙本旨非惟自誤又以誤人僕用是不忍隱默敬為是書添一註脚其間漏泄真機並無勒索凡論天地陰陽則參以先儒之語述藥火造化則證以諸仙之言反覆辯論務欲發明魏公本旨固不敢秘玄妙之機以絕人亦不敢雜謬悠之語以惑人後之來者與我同志試留心玩誦此書則斷斷有神告心悟之效無疑也

雖然僕之言輜又何足取信於人明達之士但以魏公之言為信而參其動靜之機同其陰陽之運契其書前未盡之妙方表僕之所述果亦真實不妄幸無以先入之說為主而遽謂參同契為紙上語云至元甲申四月十四日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玉吾自序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

周易參同契發揮卷之一

林屋山人全陽子俞琰述

上篇第一

乾坤者易之門戶眾卦之父母

闔戶謂之坤闔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

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此乾坤所以為易之

門戶也乾生三男坤生三女男女構精萬

物化生此乾坤所以為眾卦之父母也夫

人之一身法天象地與天地同一陰陽也

人知此身與天地同一陰陽則可與論還

丹之道矣

坎離匡郭運轂正軸

坎月也離日也日月行於黃道晝夜往來

循環無窮如匡郭之周遭也轂猶身也軸

猶心也欲轂之運必正其軸修還丹者運

吾身中之日月以與天地造化同途不正

其心可乎

托牡四卦以為靈籙覆冒陰陽之道猶御者

之執銜轡有準繩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

外數在律歷紀月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